京劇叢刊

第三十二集

孔雀東南飛
連營寨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三十二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京劇叢刊第二十二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刷者　國風印刷公司
(上海新閘路568弄437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806)[IV V 32]　類別　戲劇・電影—京劇
字數48000字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3/8
1955年6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1—7100冊

定價　三角三分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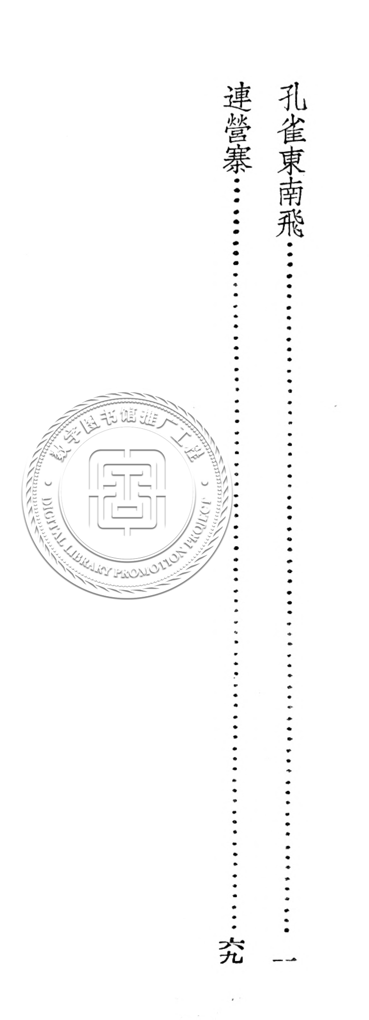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孔雀東南飛

前記

『孔雀東南飛』是我國魏晉時候不具作者姓名的一首有名的長詩，描寫一對在家長專制制度下犧牲的青年男女。這個戲根據原詩編成。故事梗概如下：

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蘭芝，又賢淑又能幹，夫妻情好甚篤。仲卿的母親性情乖戾，蘭芝備遭虐待；仲卿卒被強逼休妻。臨別，仲卿誓不再娶，蘭芝誓不改嫁。

蘭芝回到娘家，她哥哥貪圖聘禮，假說仲卿已另訂婚，逼她嫁給某太守的公子，蘭芝堅拒無效。婚期的前夕，仲卿聽到消息，趕到劉家，得和蘭芝在門外相見，彼此互訴衷情，決以死相信守。仲卿去後，蘭芝投水，仲卿也就在蘭芝墳前自縊而死。

這個劇本爲歐陽予倩先生舊作，一九五三年曾加以修訂。

孔雀東南飛

第一場

〔焦家客廳。焦母上〕

焦　母：（唱『四平調』）

清晨起免不了涮洗打掃，

這些事都應該媳婦操勞，

廚房內不見她哪裏去了！

天到這般時候怎麽還不見媳婦在廚房燒水，這小賤人既不在廚房，又不在織絹，她往哪裏去了？——蘭芝！蘭芝！

焦小妹：（內）媽媽你叫嫂子作甚麽？

焦　母：廚房還不曾燒水，你嫂嫂往哪裏去了？



焦小妹：（內）去挑水去了，我去找她來罷！

（上，接唱）

嫂嫂到井邊去把水挑，可要去找？

〔焦小妹欲出，焦母止之〕

焦小妹：（接唱）有何吩咐，女也可操勞。

焦　母：（接唱）不要，不要，我回房去了。

嫂嫂回來你教她快把水燒。

懶媳婦不聽話便該休掉！

〔焦母起立，欲入內。劉蘭芝挑水上，焦母的丫頭春梅，緊隨入屏後〕

焦小妹：嫂嫂來了。嫂嫂我來幫你挑罷！

劉蘭芝：多謝小妹，我挑得起。

〔劉蘭芝見母親，叫一聲，焦母不理。劉蘭芝挑水直入，焦母目送之〕

焦小妹：（唱『四平調』）

我嫂嫂每日裏早晚操勞，

叫母親休管閒事免得煩惱，
年老人也落得快樂逍遙，快樂逍遙。

焦　母：（回身坐下）要着這樣的媳婦，怎不教我煩惱啊！

〔劉蘭芝上〕

劉蘭芝：（唱『四平調』）

到廚房趕快去把火生好，
抽片刻趕織絹不敢辭勞。
看婆婆坐堂前面色不好，
又不知爲甚麼怒上眉梢！

〔劉蘭芝正待織絹，焦母叫住她〕

焦　母：蘭芝！

劉蘭芝：婆婆。

焦　母：你的絹織好了幾疋？

劉蘭芝：織好了三疋。

焦小妹：嫂子眞是織的又快又好。

焦　母：（對焦小妹）多口！——蘭芝，我教你三天織好五疋，你只織好三疋，還欠我兩疋，你想怎麼樣？

劉蘭芝：只因爲媳婦生了兩日病，不曾趕起，請婆婆原諒。

焦　母：哼！裝病我也會！

焦小妹：嫂子是眞的病了。

焦　母：（怒對小妹）一天到晚就是病。

劉蘭芝：待媳婦慢慢趕起就是。

焦　母：唉！你家丈夫辛苦在外，養家活口，十分不易，作媳婦的也不要太過偸懶。

劉蘭芝：媳婦記下了。（正要織絹）

焦　母：蘭芝！適才你去挑水，去了半日，爲何回來甚晚？

劉蘭芝：（含笑）適才去井邊挑水，看見春梅與鄰家的女兒在溝邊玩耍，失足跌在溝中，媳婦幫她換了衣服，故爾回晚。

焦　母：（登時發怒）啊！春梅這小賤人竟敢偸偸出去玩耍，跌在溝裏還要少奶奶來

換衣服，那還了得！

焦小妹：這都是小事用不着生氣的。

（春梅自屏後衝出）

春　梅：少奶奶，剛才我分明是在那裏晒衣裳，並沒有和人玩耍。少奶奶寃枉人的！

劉蘭芝：這這……

焦小妹：春梅，你這是甚麽樣子！

（春梅不斷地喊寃枉）

焦　母：吵吵吵！（指着春梅和蘭芝）你們兩個人都是歡喜這樣吵！（對春梅）還不跪下！

焦小妹：老太太教你跪下！

（春梅不跪）

焦　母：跪下！

春　梅：（扭扭揑揑跪下）跪下就跪下。

焦　母：（對蘭芝）少奶奶，我這個丫頭，實在不懂規矩；我年紀大了，沒有氣力，這裏

有拐杖一枝，拜託你，請你與我着實的打，活活將她打死！

劉蘭芝：（往後退）婆婆……（不知所以，進退兩難）

焦　母：你不肯代勞，我只好自己來打。

（焦母舉杖打春梅，焦小妹攔阻）

焦小妹：（對春梅）還不滾下去！

春　梅：少奶奶寃枉我，我等少奶奶把我打死！

焦小妹：你再不走眞的打了。（順手接過焦母的拐杖裝出眞要打的樣子）

春　梅：（見小妹眞打，馬上便走）寃枉我還要打我。（哭下）

焦　母：唉！老了，只有這一個丫頭，還容不下，從今以後我只好自己來操作了。

（唱西皮搖板）

一個丫頭也容不了，

我只好自己來操勞。

焦小妹：哎呀！媽媽眞是……

劉蘭芝：婆婆呀！

（唱搖板）

只怪媳婦說錯了，
還望婆婆把我饒！

焦　母：算了算了！不要多說，織絹去罷！

劉蘭芝：遵命。

焦小妹：好了，母親也不要生氣了。

焦　母：（對小妹）可嘆你父去世太早，我孤孤單單將你兄妹守大，我也是個命苦的人啊！（焦母一抬眼看見蘭芝頭上戴了一朵紅花）喂，你看你嫂嫂頭上的鮮花眞是好看！

劉蘭芝：適才在井邊看見此花開了，隨便摘來戴上的。

焦　母：（對着蘭芝作欣賞狀）漂亮，好看，瀟洒，風流。

劉蘭芝：（把頭深深地低下）……

焦小妹：啊，是了。哥哥今天不是回家嗎！

焦　母：啊！怪不得……（冷笑）挑水就挑水，又要去看花，絹又織不好，就是一天到

晚講打扮，唉，可惜我們這樣人家，享不起這樣的淸福。

〔劉蘭芝窘極，偷偷的把花摘下〕

焦小妹：媽也眞歡喜管閒事！

劉蘭芝：呀！

（唱搖板）

老婆婆說的話尖刀一樣，
一句句都教我痛苦難當。
不打扮她說我裝模作樣，
左也難右也難我無限悽惶！

焦　母：蘭芝。

劉蘭芝：婆婆。

焦　母：你丈夫在外奔波勞碌，今日回家，你去多作幾樣菜，去罷！

劉蘭芝：是。

焦　母：（一眼看見蘭芝頭上沒有紅花）轉來！你頭上的紅花哪裏去了？

劉蘭芝：（惶惑）恐怕是掉了。

焦　母：掉了？你分明是取下了的。賢德的媳婦啊！我沒有說甚麽。我說你漂亮好看還不好嗎！你何苦與我嘔氣呢？我是個苦命的糊塗老太婆，賢德的媳婦你就原諒我罷！

劉蘭芝：媳婦不敢。

焦小妹：嫂子怎麽敢和媽媽嘔氣，您恕過她罷！

焦　母：好好好，又是我的不對，去罷！去罷！

（劉蘭芝只好無言走去）

焦　母：（又叫住蘭芝）蘭芝！

劉蘭芝：（回身）婆婆！

焦　母：少時我的兒子仲卿回來，請你在言語之中爲我留一點餘地啊！

劉蘭芝：（實在是委屈的忍不住了）婆婆，媳婦有罪情願領罪，請婆婆責罰媳婦罷！（跪下）

焦　母：哎呀，折磨死我了！我沒有說甚麽，何必如此？你還是責罰我罷！

焦小妹：嫂嫂趕快起來罷！這樣反而會教母親生氣。（攙蘭芝）

（劉蘭芝也就只好站起來）

焦　母：我哪裏敢生氣！

焦小妹：（對內一望）喲！廚房裏水開了，嫂嫂還不快去！

（劉蘭芝低頭泣下，焦母目送之）

焦　母：狐狸精！掃帚精！裝瘋賣俏迷男人。一定把她休了去才稱我的心。（咬着牙把拐杖一頓，打了自已的脚）

焦小妹：媽媽你爲甚麽對嫂嫂這樣？

焦　母：我本來就不喜歡她。替你哥哥說了好幾家，他都不要，一定要她，就被她迷的昏天黑地，我娶了個媳婦就失了個兒子，那還了得！況且，以前她的身體很好，如今一天到晚就是裝病，我怕她不能養兒子，不能織絹，還要貼與她一副棺材。我一定休了她！

焦小妹：休了嫂嫂，恐怕不容易再找到這樣孝順的媳婦罷。

焦　母：你是我親生的女兒，不要再替外人說話。你秦家表姐羅敷我倒是看上她了，

她才眞是我的好媳婦啊！

焦小妹：表姐麽？

焦　母：你不要說起，我自有辦法。你今後要敢再替外人說話，我就打斷了你的腿！

焦小妹：（微哂；凝思；搖頭）……

秦羅敷：（內）走呀！

（上唱西皮搖板）

至親骨肉常來往，
每逢佳節應酬忙，
一路行來秋風爽，
且見姨母叙家常。

姨母！表妹！

焦小妹：表姐！

焦　母：哎呀，寶貝你來了！你母親怎麽不來？

秦羅敷：我母親近幾天有些不舒服。

焦　母：不要緊罷？

秦羅敷：就是有些氣痛。

焦　母：哎呀，你母親那樣好的福氣，也會氣痛？

秦羅敷：嫂嫂呢？

焦　母：現在廚房做飯，少時就會出來。

焦小妹：嫂嫂，表姐來了。

秦羅敷：表哥怎麼還不會回來？

焦　母：大約就要到了。

秦羅敷：母親知道表哥要回家來，恰好今天又是表嫂的生日，自己身子不好，特地命我來與姨母叩頭，與表哥表嫂拜壽。

焦　母：眞不敢當，生受了啊！

秦羅敷：姨母請上受我一拜！

〔秦羅敷對焦母下拜，劉蘭芝暗上〕

劉蘭芝：表姐！

秦羅敷：恭喜嫂嫂！
（劉蘭芝，秦羅敷對拜）
焦仲卿：（內）馬來！
（上，唱流水）
只爲謀生久在外，
好容易告假回家來，
只望老母多安泰，
望見家門我笑顏開！（下馬，進門，大家歡躍）
焦仲卿：母親！
焦小妹：哥哥！
焦　母：我兒！
秦羅敷：表兄！
劉蘭芝：官人！（微笑）
焦仲卿：母親請上受我一拜。（拜）兒久離膝下，少奉甘旨，恕孩兒不孝之罪。

焦　母：生受你了。

秦羅敷：我給表哥道喜！

（焦仲卿看焦小妹，問好，又問秦羅敷好，看劉蘭芝）

焦仲卿：多謝母親。

焦　母：今日備得有酒，一家團聚。

焦　母：擺了上來！

（春梅托盤上，焦仲卿請焦母及秦羅敷入席，劉蘭芝斟酒）

秦羅敷：嫂嫂為甚麼不一同坐下？

劉蘭芝：我廚房還有事。

焦仲卿：母親請！

（大家飲酒，唱一支曲子飲完）

秦羅敷：告辭了！

（唱搖板）

尊前飲罷延齡酒，

祝姨母福壽永無憂，
郊原漸晚歸家候，
表哥！
（接唱）莫辜負家園去覓封侯。（下）
〔焦母命仲卿送秦羅敷回去；蘭芝端盤子下；焦母和小妹留在場上〕
焦　母：這才是我的好媳婦噢。（指秦羅敷）

第二場

〔焦仲卿拉劉蘭芝上〕
焦仲卿：（唱「吹腔」）
會少離多每自傷，
久別回家喜洋洋，
有許多話兒要對你講，
不說相思也敘一敘家常。

焦仲卿：蘭芝你來呀。

劉蘭芝：（温婉地）我還有事呢。

焦仲卿：有事明天再做。（拉劉蘭芝同坐）

劉蘭芝：婆婆要生氣的。

（焦仲卿站起來與劉蘭芝走到台前，望着劉蘭芝）

劉蘭芝：怎麽不認識！（微笑）

焦仲卿：是啊，我此次回家，看你的面色好像是憔悴多了。

劉蘭芝：沒有甚麽。

焦仲卿：你有病嗎？

劉蘭芝：沒有生病。

焦仲卿：是不是母親又生氣了？

劉蘭芝：母親這一向還好。

焦仲卿：我回家來了，母親也會高興一些。

劉蘭芝：（含笑點頭）是啊，母親時常念你。

焦仲卿：蘭芝，你猜我這次能在家中住幾天？

劉蘭芝：十天？

焦仲卿：不止。

劉蘭芝：半月？

焦仲卿：還不止。

劉蘭芝：怎麽你告了長假不成？

焦仲卿：不是啊，大老爺見我辦事勤謹，賞了我一個月的假。蘭芝，我要與你歡歡喜喜，痛痛快快，相聚這一個月。

劉蘭芝：好容易回家一個月！

焦仲卿：是啊，一個月的時間不算長，但是像我這樣謀生在外之人，一個月的假也就不算短，只是撇你在家，你太辛苦。

劉蘭芝：千萬不要這樣說，你在外面才眞是辛苦。

焦仲卿：蘭芝。（拉劉蘭芝手）常言道：『久別勝新婚』。我們要珍重這千金一刻啊。

（唱『吹腔』）

貧賤夫妻受折磨，

相見日少離別多。

劉蘭芝：（接唱）相思相望青春過，

焦仲卿
劉蘭芝：（合唱）好比牛女隔銀河。

（焦仲卿上前抱劉蘭芝，劉蘭芝回頭望一望推開他）

焦仲卿：怕甚麽，我們是恩愛夫妻，又不是偸情密約。

（春梅在窗外一聲怪笑，焦仲卿怒）

焦仲卿：這才眞叫豈有此理。

（焦仲卿想衝出去，劉蘭芝拉住他）

劉蘭芝：你回來，不要鹵莽。

焦仲卿：我要管敎管敎這壞丫頭。

劉蘭芝：算了，不要去罷！（拉焦仲卿回來，設法把話岔開）坐下坐下——你方才不是說有話對我講麽？你不是說要珍重這千金一刻的時間麽？

焦仲卿：好，算了罷。（一眼看見箜篌）蘭芝，許久不聽你彈箜篌，彈一曲罷。

劉蘭芝：晚上不要彈罷。

焦仲卿：爲甚麽？（取下箜篌）你看這上面，沾滿了塵土，可見你許久不曾彈過，我好容易回得家來，難道你不願爲我彈一曲麽？

劉蘭芝：夜晚不要驚動婆婆。

焦仲卿：母親生氣由我担待。

劉蘭芝：還是不要彈罷。我還要前去織絹。

焦仲卿：今天晚上不要織絹了。

劉蘭芝：（想一想）也罷，我陪你下盤棋罷。

焦仲卿：好，我們下棋。只是先要說明：輸了怎麽樣？

劉蘭芝：輸了打手心。

焦仲卿：好，我輸了，你打我手心，你輸了呢？

劉蘭芝：我輸了就去織絹。

焦仲卿：你要是輸了就爲我彈一曲箜篌。

〔劉蘭芝似肯不肯地微笑〕

焦仲卿：我看你是賴不掉的了。

〔劉蘭芝搬棋盤〕

焦仲卿：（唱『吹腔』）

大好時光莫空過，

劉蘭芝：（接唱） 就只怕平地起風波。

〔焦小妹暗上〕

焦小妹：哎呀，哥哥嫂嫂下棋呀！

劉蘭芝：小妹請坐。

焦小妹：母親敎我來跟嫂子學箜篌呢。

劉蘭芝：（自語）母親忽然敎小妹來學箜篌，這是何故？

焦仲卿：好極了，你看母親都叫你彈，你還有何話說。

焦小妹：不知嫂嫂肯不肯敎呢？

劉蘭芝：就怕我彈得不好。

焦仲卿：你且先彈一曲，讓我聽過便知好壞。

焦小妹：可是哥哥，母親有話問你，叫你前去。

焦仲卿：聽完一曲，馬上就去。

劉蘭芝：母親喚你，怎好遲慢。

焦小妹：哥哥還是快去罷，免得母親生氣。

焦仲卿：如此我去去就來。（下）

焦小妹：嫂嫂啊！

（唱『吹腔』）

哥哥與你眞恩愛，

這也是前世修得來，

你治家勤儉能忍耐，

必定是琴瑟永和諧。

〔焦小妹拿箜篌撥弄，劉蘭芝不安的樣子〕

焦小妹：嫂嫂來彈罷。

〔劉蘭芝強笑坐下〕

第三場

（焦母拉焦仲卿手走出，焦仲卿執燈）

焦　母：（唱『吹腔』）
　　我兒出外爲謀生，
　　每日終朝盼歸程，
　　今日得見我兒面，
　　喜在眉頭笑在心。（與焦仲卿分坐）
　兒啊！你在外面可知道爲娘每日在思念你？

焦仲卿：孩兒知道，孩兒經常思念母親。

焦　母：你可知道我在家中好苦啊！

焦仲卿：母親的辛苦孩兒時常記在心下。

焦　母：你可能想個法子教我不受苦呢？

焦仲卿：孩兒必定努力作人，等到功名上進，教母親也好享幾年清福。

焦　母：不是那樣的說法。我是說你的媳婦太教我過不去了，倘若有個好媳婦，我又何至於這樣的煩惱呢！

焦仲卿：（自語）哎呀！我母親又提起蘭芝來了。——啊，母親，蘭芝有甚麼不懂事的地方，還望母親多加教訓。

焦　母：教訓不好也是枉然！

焦仲卿：蘭芝到底有些甚麼壞處呢？

焦　母：她是又刁、又壞、又懶、又尖、又刻薄，背地裏說我罵我還咒我死呢！我若能早死倒也不錯，偏偏我又不死，又在世上活受罪！兒啊，你看教我如何是好？

焦仲卿：我想蘭芝不會壞到這個樣兒。

焦　母：你不在家怎麼知道。

焦仲卿：兒在家中一點也看不出來。

焦　母：你還不知道她是個狐狸精麼？你在家中的時節她假意殷勤，裝成孝順；等你一去，她便作起怪來。我從來不敢說她，她一來就是哭，二來就是鬧，鬧的連

左鄰右舍都說我是個兇狠的婆婆，罵名萬代。兒啊，我實在是受不住了，你讓我搬出去罷！

焦仲卿：母親你搬到哪裏去？

焦　母：我情願出去，與人家燒茶煮飯，掃地縫衣，作人家的佣人，如若不然我就流落街頭作一個乞討的乞丐，斷送了這條老命也就完了！

焦仲卿：哎呀，母親你說哪裏話來！兒雖是不孝也還能養活母親，何至如此！

焦　母：我在家裏住不下去，又待如何？我先問你：你還是要我留在家中，還是要趕我出去？

焦仲卿：母親言重了！母親你老人家如此說話，孩兒罪該萬死！

焦　母：老實對你說，你要留我在家，你就休了你的妻子！

焦仲卿：怎麽！教我休妻麽？

焦　母：休了那忤逆不孝的媳婦！

焦仲卿：哎呀！母親啊！

（唱西皮搖板）

聞聽此言如雷震，
教我怎捨結髮情！
蘭芝侍母本孝順，
可嘆她感動不了我偏心的娘親！
再把衷腸對母論：
教兒休妻是萬不能。

焦　母：（接唱）我兒說話心好狠！
罵聲仲卿是不孝的人！
你不休妻娘就走，
看你在世怎爲人。

焦仲卿：（接唱）教我休妻心何忍！
將身跌跪地埃塵。
懇求母親再思忖！
母親啊！（跪）

焦　母：（接唱）千言萬語兒不聽，
懇求母親開大恩！
情願一死赴幽冥！

我夫，夫主！你去世太早，留下我兒，寵妻滅母，教我怎樣再活得下去！你在陰曹地府快快帶我去罷！（作欲碰死狀）

焦仲卿：母親不必如此，孩兒遵命就是。——哎呀！天哪！（哭）

焦　母：夫啊！

第四場

〔焦仲卿與劉蘭芝的臥房。劉蘭芝和焦小妹在場。焦小妹向劉蘭芝學箜篌，劉蘭芝且彈且唱，焦小妹漫和之〕

劉蘭芝：（唱）　春雲卷兮蒼蒼，
大河流兮茫茫，
各天涯兮一方，

我思君兮難忘！難忘！
我思君兮難忘，
各天涯兮一方，
登高阜兮相望，
盼音信兮斷腸！斷腸！

焦小妹：眞好，眞好！嫂子你眞聰明，眞能幹。你又會寫，又會算，又會織絹，又會裁衣，還彈得這樣好的箜篌，我眞歡喜你。

劉蘭芝：算不了甚麽。

焦小妹：我就學不會，你再教我好不好？

劉蘭芝：（點頭）好，再來罷。

〔繼續彈唱。她們正在彈唱的時候，焦仲卿走到窗外小立，悄悄走進去，站在她們的後面，望着，見她們正甚歡喜，不願意把突然的慘變去驚擾她們，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焦母的影子出現在窗外，她叫走小妹，意思要催促焦仲卿休妻〕

焦　母：小妹出來！

〔彈唱戛然而止〕

焦小妹：唯！就來。

焦　母：不要再打擾你嫂嫂！

焦小妹：是，來了。

劉蘭芝：去罷。

焦小妹：嫂嫂明天見。我明天一定要學會它。

劉蘭芝：明天再彈罷。

〔焦小妹轉身走向門口，正見焦仲卿。她一望焦仲卿的神氣，不覺驚異地叫一聲『啊，哥哥！』焦仲卿似應非應，她便匆匆的走了。劉蘭芝感覺空氣有些嚴重，頗爲不安〕

〔焦母一見小妹，拉過去與之耳語；焦小妹大驚幾乎失聲叫了出來；焦母用手勢制止，拉着小妹下〕

〔劉蘭芝走近焦仲卿，溫存地問他〕

劉蘭芝：郎君好容易請假回家，適才還是歡天喜地，忽然悶悶不樂，所爲何來？

焦仲卿：（長嘆）唉！

劉蘭芝：一路辛苦，休息了罷。

（焦仲卿搖頭不語）

劉蘭芝：難道說在衙門裏受了太爺的責備？

（焦仲卿仍搖頭不語）

劉蘭芝：到底有甚麼爲難的事情，郎君你講啊！

焦仲卿：唉！淸官難斷家務事啊！

劉蘭芝：難道婆婆……又生了氣了麽？

焦仲卿：（叫頭）娘子啊！

劉蘭芝：怎……麽？

焦仲卿：適才母親她說……要我送你回家！

劉蘭芝：但不知所爲何事？

焦仲卿：適才母親言道，你不是一個賢良的媳婦，要我早日送你回去。

劉蘭芝：怎麼！婆婆敎你休妻麼？

焦仲卿：這是母親的意思。

劉蘭芝：你呢？

焦仲卿：娘子啊！

（唱西皮搖板）

我與你自幼本相愛，

青梅竹馬兩無猜。

你敦厚溫柔多文采；

詩書織錦顯淸才。

却只怪母親性情壞，

她逼我休妻理不該。

到如今也只有暫忍耐。

劉蘭芝：你說敎我忍耐麼？自從嫁到你家，從無一事敢不順從婆婆——燒茶、煑飯、織絹、縫衣，淸晨不敢晏起，夜晚不敢早眠，近十年來難道說忍耐得還不够

嗎？

焦仲卿：不是啊！

（唱搖板）

你我去求母親把成命收回。

我是想與你同去懇求母親，收回成命，你看如何？

劉蘭芝：婆婆早就有心將我休棄，替你另聘一房妻室，今日既已開口，必定不能收回成命；倘若此時前去求情，也只是自討無趣罷了！

焦仲卿：既然如此，我在廬江作事，我便帶你去往廬江。

劉蘭芝：怎麽，帶我去往廬江？

焦仲卿：到了廬江，借一兩間小房另立門戶，豈不是一舉兩得？

劉蘭芝：恐怕是兩敗俱傷。

焦仲卿：此話怎講？

劉蘭芝：你在衙中辦事，薪水十分微薄，怎麽担得住兩處的開支？還有，倘若婆婆趕到廬江，你便又怎麽辦？

（此時丫頭悄悄走來偷聽）

焦仲卿：這個……廬江旣不能去，那就只有逃走！

劉蘭芝：逃走？

〔丫頭暗下〕

焦仲卿：娘子啊！

（唱流水）

我與你逃出家門外，
此番一去不回來，
地闊天空眞自在，
從今不用鎖愁眉。
娘子快快收拾起！
我們就走！

劉蘭芝：郎君呀！

（唱搖板）

你要三思妥當安排。

焦仲卿：如此說來，我們是無路可走的了。焦仲卿，焦仲卿，你眞是個無用之輩啊！

郎君啊！前路茫茫逃往何處？婆婆和小妹何以爲生？親戚朋友到處傳揚，罵你是寵妻滅母，忤逆不孝，你又何以自解？

（焦仲卿痛苦地伏桌上，劉蘭芝更痛苦；她站近焦仲卿，撫着他的左肩；半晌，她想着只好犧牲自己）

劉蘭芝：郎君不必爲難，就讓我回去罷。（走向台右一張椅上坐下）

焦仲卿：（起身走向劉蘭芝）蘭芝啊！

（唱搖板）

蘭芝你把心放穩，
焦仲卿不作薄倖人。
我便今朝違母命，
決不讓你撇我行！（在劉蘭芝身旁坐下）

劉蘭芝：郎君哪！

（唱搖板）

婆婆主意早打定，
不讓我走萬不能。
十年辛苦一身的病，
你家的媳婦難作人。

〔焦仲卿撫劉蘭芝手，二人一同長嘆，沉默半晌，起更〕

焦仲卿：（回憶）我們成婚的那晚，你也是坐在這張凳上，夜已深了，我催你去睡，你低着頭佯睬不睬；我輕輕拉了你一下，你把身子扭過那邊，頭低了下去；我便坐在你的身旁，彼此相對無語，只聽得譙樓上鼓打三更……

劉蘭芝：那時我偸偸地看了你一眼，你還在那裏發抖……

焦仲卿：新婚的甜蜜，如在目前，想不到今天……蘭芝！……

劉蘭芝：郎君！

〔二人同哭。焦母暗上〕

焦仲卿：（唱搖板）

都說姻緣前生定。

劉蘭芝：（接唱）爲甚麽辛苦像此生！

焦仲卿：（接唱）爲甚麽恩愛夫妻多不幸？

劉蘭芝：（接唱）只好說天地太無情！

〔二人相抱〕

焦　母：（在窗外）狐狸精不要再迷人了。

〔焦仲卿聞聲驚起，突然抬頭，咬牙、悲憤、繞室徬徨〕

焦仲卿：（唱搖板）

母親的心腸眞太狠！

強迫我夫妻兩離分。

看她這樣催逼緊，

活活要逼死我焦仲卿！（失望地伏倒在桌子上）

〔劉蘭芝愕然無語，焦母下〕

劉蘭芝：（痛苦地沉默約三四秒鐘。唱『南梆子』）

到如今走上了絕望的路徑！
難道說眞是我生不逢辰！
爲甚麽作女子這樣的苦命？
爲甚麽作媳婦要受人的欺凌？
辜負了郎君他深厚的情分。
〔取衣爲焦仲卿蓋在身上。四更〕
想不到恩愛夫妻強逼離分！
想我出嫁的時候，如在目前。自從嫁到這裏，鮮花、首飾不能帶，娘家帶來的衣服也不敢穿。略爲打扮，婆婆便要責罵，今日被休回家，也要梳洗梳洗，嫁時的衣服只好又穿了回去！
（接唱）　我這裏強梳裝揭開明鏡。
〔打開鏡奩，含淚插花。五更〕
開箱奩穿起了舊日的衫裙。
〔加上一件帔。雞叫，天漸明〕

（接唱）聽窗外雞聲唱時光逼緊！

內　：車來了！

〔焦仲卿睜眼驚起，看劉蘭芝，拉着劉蘭芝的手〕

焦仲卿：（唱西皮摇板）

我看她還就是初嫁的新人！
被逼迫休妻室我傷痛難忍。
叫一聲賢德妻同體之人！
回家去你不必終朝煩悶，
焦仲卿對蘭芝永不變心。

〔焦母暗上，焦小妹隨後上〕

劉蘭芝：（接唱）叫郎君免悲傷保重要緊，
蘭芝女不負你愛我的深情！

焦　母：仲卿，車馬已齊，送她回去罷！

焦仲卿
劉蘭芝：（唱『哭頭』）妻夫啊！（相持痛哭）

（焦仲卿無可奈何地扶劉蘭芝出房，焦小妹含淚走向劉蘭芝，拉劉蘭芝手，依依不捨）

焦小妹：嫂嫂！

劉蘭芝：（長嘆）唉！

（念）當日初嫁時，小妹妹始扶床；

今日回家去，小妹妹如我長！

握手不忍別——

小妹！

焦小妹：嫂嫂！

焦　母：蘭芝去罷！

劉蘭芝：（放開焦小妹。念）

回首別高堂。

（劉蘭芝對焦母一禮（不跪）下，小妹隨下）

（焦仲卿想隨去，焦母用拐杖一攔，仲卿不顧，竟下。焦母茫然，怒目驚視）

第五場

（焦仲卿騎馬，馬慢慢走着，劉蘭芝坐車跟隨着上）

焦仲卿：（唱二黃搖板）

一路上只覺得天愁地慘！

壓心頭千般恨萬種辛酸！

只道是作夫妻緣分不淺，

誰想到人世間如此艱難！

車　夫：相公，走得有點兒累了，在這兒歇會兒怎麽樣？

焦仲卿：也好，待我下馬。（下馬，走至車前攙扶劉蘭芝下車）娘子，在此歇息片刻再走。

車　夫：相公，我到那邊歇一會兒，馬上就來。（自語）這樣年少的夫妻，遭了這樣的事情，讓他們多說幾句話兒罷。（下）

焦仲卿：蘭芝，你在我家受了許多委屈，從來不曾對我言講，你總說是婆婆待你沒有甚麽，我知道你有說不出的苦處。今日我們生離死別，你有甚麽話都對我說

了罷！

〔劉蘭芝搖頭不語〕

焦仲卿：蘭芝，你在我家，爲着怕母親生氣，不敢高聲說話，只是背人流淚。你來看，這裏四下無人，你有話只管說，要不然，你就放聲痛哭一塲，也散一散心中的悶氣！蘭芝，我可憐的妻啊！

（唱原板）

爲甚麽你對我無有話講？
停辛佇苦暗自悲傷！
我母親情性固執難違抗，
焦仲卿決不是負心郎。
你與我生離死別團圓無望，
爲甚麽不對我訴一訴衷腸？

〔劉蘭芝低頭飲泣無語〕

焦仲卿：蘭芝，你來看，此地名叫鴛鴦橋，我與你成婚的那天，我騎着馬到你家迎接，

就從此橋經過。這些年來，母親不讓你回家，我們也就許久不到此處，今日我送你到此橋邊，蘭芝，教我怎生割捨啊！

（接唱）

行到了鴛鴦橋鴛鴦分散，
從今後你與我隔斷雲天！
嘆我們少年夫妻偏遭多難！
老人家掌握着生殺之權！
海可枯石可爛我心不變，
要將你永世裏記在心間。
叫蘭芝你是我知心良伴，
望你與我臨別一言，我賢德的妻呀！

劉蘭芝：（唱慢板）

叫郎君多謝你深情繾綣，
從何處表心中的萬語千言！

（轉唱快三眼）

十三歲年幼小學會織絹，
十四歲學會了裁製衣衫；
十五歲學箜篌聲情婉轉；
十六歲讀詩書文字成篇；
到你家作媳婦不敢怠慢，
總想是與郎君和好百年。
對婆婆盡孝心忠誠一片，
千辛萬苦我從無有怨言。
每日三餐在廚下燒茶作飯，
清晨起到井邊去把水担。
一家人鞋和襪由我製辦，
衣裳也是我縫褳。
爲幫家用我養蠶織絹，

趕三天，織五疋，一連通宵不得安眠。
爲家務顧不得身疲力倦，
累得我病上身瘦損了容顏。
總以爲盡孝心婆婆憐念，
想不到只落得玉損花殘！
望郎君多保重你千金之體無須懷念，
我與你望再結來世之緣！

焦仲卿：蘭芝啊！

（唱搖板）

感謝你爲我家苦心慘澹！
可嘆你遭逼迫受盡了熬煎！
我母親她不能心回意轉，
我發誓忍受這一世孤單！

賢德的妻啊！

劉蘭芝：（接唱『哭頭』）郎君啊！

〔二人抱持不捨，天下起雨來，二人不覺。車夫上〕

車　夫：哎呀，大雨來了！——相公，大雨來了，我們走罷！（很同情他們的樣子）

〔劉蘭芝驚覺，輕輕推開焦仲卿，上車。『水底魚』，焦仲卿望着劉蘭芝，慢騰騰地上馬，車夫推車前行，焦仲卿騎馬隨車行走。起音樂，圓場〕

焦仲卿：這……

劉蘭芝：（叫頭）郎君啊！（劉蘭芝下車，焦仲卿下馬相就）前面就是我家門首，我家哥哥情性不好，你不必進去，你我就此分手了罷！

焦仲卿：（呆了）……怎麼，就是這樣分手？

〔焦仲卿緊緊抓住劉蘭芝的手，彼此都說不出話來，車夫輕輕嘆口氣，低頭站在一旁。最後劉蘭芝决心推開焦仲卿〕

劉蘭芝：郎君保重！（忍痛上車，下）

〔焦仲卿呆望着，無聲的哭泣，更覺悽涼。樂聲悲憤，風雨交作〕

第六場

（劉家花園。劉母坐窗前，劉蘭芝侍立，低頭啜泣）

劉　母：兒啊，不要哭了！哭也沒有用處。只是你太懦弱，旣不能得婆婆的歡心，又不能得丈夫的憐愛，你怎麼得了！

劉蘭芝：仲卿待孩兒十分的恩愛，這都是婆婆的不好。

劉　母：這也是你丈夫無用：你又沒有犯甚麼七出之條，爲甚麼他就聽信他母親的話，將你休了回來？看起來這分明看你好欺負，看不起劉家人。我們劉家從來不曾失過這樣的體面，眞是氣死我也！

劉蘭芝：這都是女兒命苦，母親不要生氣罷。

（此時內有女子大聲說話，這是劉蘭芝的嫂子）

內　：家裏多添了一個人，今日要多煮一升米！

劉蘭芝：母親，女兒回得家來，養蠶織絹，奉養母親，決不連累哥哥、嫂嫂。

劉　母：我看還是另行改嫁爲好。

劉蘭芝：母親請寬恕孩兒，兒不願再作人家的媳婦了。

（唱二黃搖板）

孩兒早把心意定，

情願守寡不嫁人。

劉　母：兒啊！

（接唱）你婆婆休你心腸狠；

焦仲卿也是無情的人。

休怪爲娘說你蠢，

你不改嫁難爲生。

隨你去罷！（下）

劉蘭芝：呀！

（接唱）想不到親生的娘不加憐憫，

回娘家我也是難以爲人！

（哭）啊呀！（坐下）

〔劉大和崔太守第三子同上〕

劉　大：（念）公子來相親。

崔　三：（念）一心想美人。

劉　大：三公子，這就是我家，你且少待。

崔　三：使得。

劉　大：（上前兩步，看見劉蘭芝）哎呀，巧極了。公子，你來看，這就是我家的妹子。

崔　三：待我看來。

劉　大：（故意叫一聲）妹子！

劉蘭芝：（正在發愁，聽見叫聲，一回頭）哥哥！

崔　三：（笑）哈哈哈……

〔劉蘭芝驚下〕

劉　大：你看如何？

崔　三：要得。

劉　大：旣是要得。

崔三：一言爲定。
劉大：聘禮幾時送來？
崔三：馬上送來。
劉大：講好的數目不能缺少。
崔三：數目有差，你扣住妹子。
劉大：至親好友，求現不賒。
〔二人同笑〕
崔三：告辭了。
劉大：恕不遠送。
〔崔三下〕
劉大：有請母親、妹子！
劉母：（內）我兒隨我來！
〔劉母、劉蘭芝上〕
劉母：何事？

劉　大：恭喜母親，恭喜妹子！

劉　母：喜從何來？

劉　大：啓稟母親：適才太守的三公子久聞妹子的才貌，前來相親，一見之下十分滿意；聘禮三千，馬上送到，豈不是大喜！

劉　母：這也罷了。

劉蘭芝：哎呀，母親哪！女兒誓不再嫁，人家的聘禮教他不要送來罷。

劉　大：妹子說哪裏話來？那焦家老狗十分可恨，焦仲卿那小奴才是甚麼東西！他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書吏，竟敢無故休妻，另聘了妻室，看不起我劉家的子女。

（劉蘭芝搖頭不語）

劉　大：你不必搖頭，我打聽得千眞萬確，他要另娶。如今我把你嫁給太守的三公子，豈不勝強十倍？一來可以爭回我們劉家的面子；二來我要活活地氣死那混賬的焦仲卿。

劉蘭芝：妹子心意已定，決不改嫁。

劉　母：但不知那公子他的人品如何？

劉　大：說起他的人品啊：他的眉淸目秀，相貌堂堂；言談文雅，舉止大方；風流瀟洒，富麗堂皇；秉性忠厚，心地純良；詩詞歌賦，滿腹文章；眞是人間少有，地上無雙；愧煞偸香的宋玉，氣死畫眉的張郞。妹子嫁去，眞是郞才女貌，福祿鴛鴦，天作之合，五世其昌。句句眞情實話，不敢欺騙老娘。

劉　母：這也罷了。

劉蘭芝：母親哪！

（唱搖板）

我與焦郞盟誓定，
寧死不肯嫁旁人。

劉　大：妹子！女人家一定要懂得三從四德。三從者三從也。孔子說：『在家從父，父死從兄。』

劉蘭芝：我不曾聽過。

劉　大：我是一家之主，如今米已成飯，木已成舟，你肯也要嫁，不肯也要嫁，你反抗家長那還了得！

（外叫：『聘禮到』，鼓樂大作，四家人送聘禮上。劉母、劉大迎接；劉蘭芝怒下）

劉　大：請這裏來！

（禮品送到裏面，劉母隨着進去；四家人出，鄰居數人上；四家人下）

鄰　居：恭喜恭喜！

劉　大：不敢當，請裏面用酒！

（鄰居入內，笑聲盈耳，燈光轉暗）

劉蘭芝：（內唱反二黃倒板）

與郎君分別後兩下牽掛。

（上，接唱『迴龍』）

我一身難自主被遣回家！

（接唱原板）

作媳婦供使喚有如牛馬，

吞着聲忍着淚苦度年華！

實難忘度良宵燈前月下；

實難忘小園中種竹移花。
好夫妻惡姻緣鴛鴦浪打，
一霎時他與我遠隔天涯！
嘆母兄不見諒逼我改嫁，
海可枯石可爛我不忘他！
（馬鈴聲由遠而近）

劉蘭芝：呀！
（唱二黃搖板）
聽鈴聲分明是焦郎馬，
這時候爲何事來到我家？
我這裏且等他滴水簷下，
（焦仲卿唔上，四面張望，看見劉蘭芝）

焦仲卿：（叫）呀！這不是蘭芝麽？

劉蘭芝：呀！

（接唱）見郎君不由我心亂如麻！

郎君！

〔焦仲卿、劉蘭芝相抱〕

焦仲卿：蘭芝啊！

劉蘭芝：這不是作夢麼？

（唱搖板）

聽人說你明朝就要改嫁。

劉蘭芝：（接唱）聽說是你早已另聘了人家。

焦仲卿：（接唱）這都是小人的話句句是假。

劉蘭芝：（接唱）我怎肯辜負你另抱琵琶。

叫郎君！——

焦仲卿：（接唱）苦命的妻呀！

〔裏面打燈尋劉蘭芝，劉大、劉母同時叫〕

劉　大：（內叫）蘭芝！

劉　母：（內叫）蘭芝，到哪裏去了？

劉蘭芝：我家哥哥尋我來了！

〔劉蘭芝回頭對內一望，再回過去，焦仲卿湊上擁抱〕

焦仲卿：事到如今，只有一死！

劉蘭芝：我與你同生同死！（相抱）

〔劉蘭芝送焦仲卿下〕

劉　大：（上，尋找）蘭芝！妹妹！她到哪裏去了？（轉身入內）

〔起音樂。劉蘭芝低頭走出來，窗外燈光熄滅，隱隱聽得室內賓客歡笑的聲音〕

劉蘭芝：這是我的生死關頭到了。

（念）不幸生爲女子身，落花飛絮總飄零。

國有君王家有主，造出無窮枉死人！

心中恨，恨難平，有誰知我此時情！（走向池邊）

秋水一池清到底，

也罷！

憑它葬我斷腸人！（縱身跳入池內，一隻鞋落池外）

〔劉蘭芝跳水聲、笛聲　風聲、宿鳥驚飛聲。劉大從裏面驚叫「蘭芝！」〕

第七場

〔焦母上〕

焦　母：（念）年老無夫心無主，還須多爲女兒忙。媳婦不稱我心，將她休了回去，意欲把姨姪女羅敷配與仲卿。只是仲卿不願另娶，因此想把羅敷接到家裏小住數日，使他二人多多親近，也好教仲卿回心轉意，已經命人接她去了，怎麽還不見到來？

秦羅敷：（內）走呀！

〔秦羅敷乘車上〕

秦羅敷：（唱西皮搖板）

姨母接我來玩耍，

今日還須早還家。（下車）

姨母！

焦　母：哎呀，羅敷，你眞的來了！

秦羅敷：姨母你好！

焦　母：我好，你母親好！

秦羅敷：好，母親拜上你老人家。

焦　母：多謝你母親掛念。

〔焦小妹從秦羅敷後面暗上，焦小妹站在秦羅敷後面，羅敷不知道〕

秦羅敷：姨母叫我前來，有何吩咐？

焦　母：我時常想你，接你來住幾日。

焦小妹：姐姐。

秦羅敷：哎呀！妹妹你好！

焦小妹：我好。

秦羅敷：嫂嫂呢？

焦　母：她回家去了。

焦小妹：媽媽把她休了。

焦　母：啐！不要多口！

秦羅敷：表嫂那樣一個賢德媳婦，怎麼會把她休了？

焦　母：你那表嫂眞是又醜、又笨、又偷懶，說不上賢德。

秦羅敷：我那表嫂她才是又美麗、又聰明、又勤儉，那樣的好媳婦眞難得啊！

焦　母：她是好是壞不去管她，也是她自已要走，她走了也就不說了。還是你來陪陪我罷！

秦羅敷：我來陪姨媽，一天到晚會惹姨媽生氣。

焦　母：哪裏的話。

秦羅敷：我的人又笨，又多嘴，母親常常討厭我呢。

焦　母：我就最愛聽你說話。

秦羅敷：我母親就常常駡我，說我講起話來，劈哩拍啦好像打算盤，倘若衝撞了你老人家那還了得！

焦　母：我要是有你這樣一個會打算盤的媳婦就好了。

焦小妹：媽媽就是要你來陪伴哥哥，你願意不願意啊？

焦　母：唔！

秦羅敷：作你老人家的媳婦？那眞是折磨死人了！

焦　母：哪個折磨你？

秦羅敷：不是啊。我是說你老人家福氣大，名氣大；我自問福薄，怕折磨了我自己。

焦　母：唉，我有甚麽名氣？（有點不自在）

秦羅敷：個個都說你老人家好，說你老人家賢德，將來好媳婦會一個個送上門來。哎呀，天色不早，我要回去了！

焦　母：怎麽這樣心急？

秦羅敷：下次再來罷。

焦　母：哎呀，眞留不住你，明日我向你母親來要你啊！

秦羅敷：告辭了！

（唱搖板）

姨母對我眞妄想，

羅敷自己有主張。

從今與她少來往。

〔焦仲卿暗上，喪魂失魄的樣子，秦羅敷一見驚駭〕

秦羅敷：表哥你好！

焦仲卿：哼！

焦　母：羅敷，你勸慰你表哥幾句罷。

秦羅敷：姨母，還是你體諒表哥一些罷！

（接唱）急忙走出這是非場。（下）

〔劉大『水底魚』急上，手裏拿把短刀，一把揪住焦仲卿；焦母、焦小妹大驚〕

劉　大：焦仲卿，今日我要你的命！

焦仲卿：（毫無反應的樣子）要命拿了去！

劉　大：你將我的妹妹逼死，你還有何話說？

焦仲卿：怎麽！蘭芝她死了？

劉　大：難道還有假的不成！

焦仲卿：現在何處？

劉　大：葬在西山。

焦仲卿：你閃開了！（用力將劉大推倒，急下）

（焦母高叫『仲卿！』，焦小妹叫『哥哥！』，去追焦仲卿，劉大攔住焦母）

劉　大：你這老虔婆逼死人命，趕快賠我的妹子來！（推焦母）

焦　母：（大驚）哎呀！（跌倒）

第八場

（墳地。——深秋。荒林。枯樹黃葉襯着灰暗的天空。纍纍荒塚間，有劉蘭芝的新墳）

（一個葬墳的老頭張不才，拿着一把鋤頭走過來）

張不才：（念）世間萬事如流水，舊去新來不斷忙，
大家休走回頭路，切莫抄襲舊文章！
老漢，張不才。專以掩埋死者，修理墳墓爲生。到此已是焦家娘子的新墳。

老漢念她死的好慘，多替她加上幾鋤黃土，教她入土爲安。焦娘子，焦娘子，你好命苦啊！

（唱）　世路茫茫恨滿懷，

萬苦千辛總難挨，

可憐賢孝多才女，

黃土堆中一例埋。（補墳）

（焦仲卿上）

焦仲卿：老丈，這是焦家娘子的新墳麽？

張不才：正是。

焦仲卿：（對着墳叫）蘭芝，我那賢德的賢妻啊！你死了！你當眞的死了麽？哎呀！

（焦仲卿哭倒墳前。張不才搖頭長嘆，慢慢地走下）

焦仲卿：（唱反西皮倒板）

見墳台不由得萬念灰冷！

（叫頭）蘭芝，我妻，我那賢德的妻啊！

（接唱反西皮二六）

心傷腸斷血淚飄零，

我愛你有的是高潔的品性；

我愛你美麗又聰明。

到我家對婆婆十分孝順，

治家理務勞苦辛勤。

夫妻二人相愛敬，

泰山高，海水深，也比不上你我之間伉儷的恩情。

實指望同偕得到老，

想不到狂風暴雨喪了殘生。

到如今我叫你你不應，你不應，我的愛妻啊！

我與你同赴幽冥永不分！

叫一聲蘭芝我愛妻！你爲甚麽嫁在這樣的人家裏？像你本來不會死，也不應該死；却緣何兩下永分飛！蘭芝，活轉來罷！我不信春天不會到來，我不

信冬天不會過去。蘭芝！草等着就要變綠；花等着就要上枝！百鳥等你來歌唱；蝴蝶、蜜蜂等着你來飛翔；我的命等待着你來搭救啊！蘭芝！活轉來罷！

〔焦仲卿伏到墳前，轉暗。台上由蕭瑟的冬景變爲美麗的春景，新綠滿樹，鳥語花香，蜜蜂嗡嗡的聲音隱隱構成合唱。劉蘭芝的墳變成花叢。劉蘭芝宛宛從花中升起，飄然而出。焦仲卿驚喜，劉蘭芝欣然相就。蜂蝶一齊飛舞〕

焦仲卿：蘭芝，你果然不曾死？

劉蘭芝：我本來不曾死。

焦仲卿：如今是春天了！

劉蘭芝：這就好了！

焦仲卿：我們逍遙自在了！

劉蘭芝：你看東風送暖，

焦仲卿：百花盛開，

劉蘭芝：好一片春景也！

焦仲卿：（唱西皮原板）
喜郊原百花放春風送暖。

劉蘭芝：（接唱）對良辰與美景兩意纏綿。

焦仲卿：（接唱）我與你原本是神仙美眷。

劉蘭芝：（接唱）心相印意相連妬煞神仙。

焦仲卿：（接唱）從今後（蜂蝶舞）再不管蜂愁蝶怨。

劉蘭芝：（接唱）花長好（花枝搖曳）也不被風雨摧殘。
千萬年天地變眞情不變。

焦仲卿：（接唱）有眞情抵得住恨海狂瀾。

劉蘭芝：（接唱）倚着情郎（轉二六）並肩看，
如此春光畫也難！
美艷的晴日送温暖，
百花爲我開笑顏。
鳥聲爲我千種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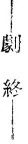
蜂蝶爲我舞翩躚。
得與情郎偕繾綣，
永作鴛鴦不羡仙！
〔二人唱着，看着，走上台階。盛大的音樂。舞台上的光變得十分的美麗，孔雀一雙開屏，二人樂極擁抱，忽然台後焦仲卿之母發出顫音。焦仲卿與劉蘭芝大驚變色〕

焦　母：（內喊）仲卿啊！你快回來，你還有你的家呀！

焦仲卿：（念，果決地）這樣的家，我不要了！（抱緊蘭芝）
〔暗轉。再開。春天的幻景全失。寒風悽厲，黃葉紛飛。焦仲卿呆立蘭芝墳旁，從腰間解下腰帶〕

焦仲卿：（念）今生今世已無緣，來世來生事渺然；
無端好景都成幻，願與蘭芝地下眠。
蘭芝！我與你生生世世永不分離了！
〔焦仲卿正把腰帶掛上一根樹枝，一陣秋風，樹枝搖動，枯草沙沙作響，山鳥哀

鳴）



連營寨

前 記

三國時，劉備爲報關羽、張飛之仇，大舉伐吳。戰爭初期，屢獲勝利，東吳震驚。孫權遣諸葛瑾求和，劉備不允，誓必滅吳。孫權遂納闞澤之薦，擢用陸遜爲帥，冀挽危局。

劉備輕視陸遜年少，不加戒備。復因天氣炎熱，移兵茂林深處，紮下七百里連營。陸遜乘機使用火攻，蜀軍傷亡慘重，劉備幾不能免。幸諸葛亮差趙雲來救，始得突圍而出，退走白帝城，悔恨而終。

這個劇本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宗義、李洪春、徐和才與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共同整理的。

連營寨

第一場

（四軍士押范疆、張達引諸葛瑾上）

諸葛瑾：（唱西皮搖板）

領君命去求和兼程而走，

到蜀營陳利害化解冤仇。

下官，諸葛瑾。只因甘寧陣亡，孫桓被困，今奉吳侯之命，押解范疆、張達與張飛的首級，前往蜀營，求和罷兵。——左右！

衆　：啊。

諸葛瑾：趲行者！

（唱搖板）

但願得兩下裏罷兵息鬥，
也免得我吳侯終日担憂。

（同下）

第二場

（四軍士、關興、張苞引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搖板）

孫仲謀與孤王結下讐寇，
殺得他兵將們尸積山邱，
還望我二賢弟暗中保佑，
掃平了東吳賊方肯罷休！

（馬良上）

馬　良：啓稟主公：今有東吳諸葛瑾押解范彊、張達等，前來求見。

劉　備：宣他進帳。

馬　良：有請諸葛先生。（下）

〔諸葛瑾上〕

諸葛瑾：（念）全憑三寸舌，打動一片心。——皇叔在上，瑾大禮參拜。

劉　備：先生少禮，一旁坐下。

諸葛瑾：皇叔在此，焉有外臣的座位。

劉　備：到此是客，有話叙談，焉有不坐之理。

諸葛瑾：謝座。

劉　備：子瑜到此何事？

諸葛瑾：臣弟久事陛下，故不避斧鉞，來奏荊州之事。前者二千歲在荊州時，吳侯屢次求親，二千歲不允。後來二千歲取襄陽，那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荊州，吳侯本不允許，不想呂蒙與二千歲不睦，擅自興兵，鑄成大錯。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之過也。今呂蒙已死，寃仇已息，吳侯特命外臣押解范疆、張達，並三千歲的首級前來，求和罷兵，情願退還荊州，送歸夫人，兩下永結和好，同心破曹。伏乞聖裁！

劉　備：嗯！你東吳正在危急，敢是命你前來巧言順說麽？

諸葛瑾：非臣巧言，容以輕重大小之事論之：如今漢室已被曹逆篡奪，陛下乃大漢皇叔，不圖重興漢室，恢復山河，置曹魏而不問，反欲伐吳，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創業之方，陛下不取，只爲一荆州，屢次興兵，何失其重而取其輕耶！

劉　備：住口！你東吳不仁，害孤二弟，此仇不共戴天，敎孤罷兵麽，除死方休。若不看在我家丞相之面，先斬汝頭。回去曉諭孫權，孤早晚踏平東吳，敎他洗頸待戮。去罷！

諸葛瑾：告退——用手捧盡湘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唉！（下）

劉　備：關興，張苞！

關興張苞：在。

劉　備：吩咐大小三軍，俱穿孝服，擺設靈牌，待爲伯親自祭奠。

關興張苞：遵命。

劉　備：唉！（哭）孤那好兄弟呀……

（唱搖板）

想當年結桃園對天發咒，
願同年同日月共同罷休；
到如今一旦間死別分手，
撇下了孤一人好沒來由！

（衆同下）

第三場

（四刀斧手綁糜芳、傅士仁、范疆、張達上）

范　疆：（唱西皮搖板）
你做此事悔不悔？

張　達：（接唱）誰教你去刺張飛。

傅士仁：（接唱）平地你把風波起，

糜　芳：（接唱）事到頭來埋怨誰！

（『哭皇天』牌子。關興、張苞上）

關興
張苞：有請皇伯。

劉備：（內唱西皮倒板）

白盔白甲白旗號。

（四軍士、四太監引劉備上）

劉備：（唱搖板）

二弟呀……三弟呀……啊啊啊……（轉『迴龍腔』）孤的好兄弟呀！

（接唱原板）

滿營將官哭嚎啕。

孤王興兵把仇報，

掃平了東吳恨方消。

請過了靈牌王懷抱——（抱關羽靈牌，泣）

（唱反西皮二六）

點點珠淚往下拋。

當年桃園結義好，
勝似一母共同胞。
不幸徐州失散了，
萬般無奈暫且歸曹。
那曹操待你的情義好，
上馬金下馬銀也曾贈過你紅袍；
美女十名你不要，
掛印封金辭奸曹。
匹馬單刀保皇嫂，
過五關、斬六將、擂鼓三通把蔡陽的首級梟，可算得蓋世的英豪。
單刀赴會天下曉，
英雄美名萬古標。
惱恨東吳行奸巧，
害孤的二弟歸天曹。

孤王興兵把仇報，
掃滅了東吳恨方消。
還望二弟神威保，神威……保（哭頭）孤的好兄弟呀！

（接唱搖板）

不殺孫權不還朝。

關興：（接唱）伯父不必珠淚掉，
拿住孫權剮萬刀。

劉備：（接唱）非是爲伯珠淚掉，
孤與你父生死交。
哭罷了二弟把三弟叫，
翼德呀……桓侯啊……
啊啊啊……（哭頭）我那豹頭環眼的好兄弟呀……

（抱張飛靈牌，泣）

（唱反西皮二六）

叫聲三弟聽根苗：
當年同把董卓討，
弟兄們陣前顯英豪，
虎牢關會把那呂布的髮冠挑，
長坂坡前喝斷了壩橋。
夜戰馬超胆氣好，
義釋嚴顏頗有略韜。
可恨那范疆、張達兩個賊強盜，
害孤的三弟二賊脫逃。
愚兄與你把仇報，
殺得孫權魂魄消。
情願罷兵修降表，
同心合力共滅奸曹。
錦繡江山孤不要，

一心與你把恨消。
哭啞了咽喉把三弟叫，三弟……叫（哭頭）孤的好兄弟呀……
（接唱搖板）
張苞：（接唱）伯父不必哭嚎啕，
拿住了孫權兩開交。
殺了仇人恨方消。
劉備：看酒來，待孤親自祭奠。
關興張苞：兒臣等代祭。
劉備：你等要多拜幾拜呀。
〔『哭皇天』牌子，關興、張苞同拜，劉備奠酒〕
劉備：來，將一干仇人，拿去開刀！
衆：啊！
〔關興、張苞押范疆、張達、糜芳、傅士仁下，斬訖。關興、張苞上〕
關興張苞：斬首已畢。

劉　備：關興，張苞！

關興　張苞：在。

劉　備：吩咐大小三軍，歇兵三日，兵伐東吳！正是：滿腔怒氣沖霄漢，要把東吳踏平川！

〔衆同下〕

第四場

〔四太監、闞澤、張昭引孫權上〕

孫　權：（唱西皮搖板）

劉玄德與孤王仇深似海，
殺得孤損兵將好不傷懷！
諸葛瑾到蜀營去求和解，
悔不該奪荆州惹禍招災。

〔諸葛瑾上〕

諸葛瑾：（唱搖板）
　　劉玄德仗兵強不願和解，
　　回東吳奏主上早做安排。
　參見主公。
孫　權：罷了。子瑜，求和之事如何？
諸葛瑾：那劉備不肯罷兵，反出言不遜，誓要踏平東吳，請主定奪。
孫　權：哦……踏平東吳……？唉！可嘆父兄基業，一旦休矣！
闞　澤：啓稟主公：臣保舉一人，可以敵抵劉備。
孫　權：德潤保舉何人？
闞　澤：九江都尉陸駿之子，名喚陸遜。
張　昭：臣啓主公，想那陸遜，乃年幼書生，若委重任，恐誤國家大事。
闞　澤：那陸遜雖是書生，實有雄才大略，堪當重任；臣願以全家保之。
孫　權：二卿不必爭論，孤亦久聞陸遜頗有才能，德潤替孤傳旨，宣陸遜上殿。
闞　澤：領旨。——主公有旨，宣陸遜上殿。

陸　遜：（內）領旨。

（上念）未展平生志，空懷報國心。——臣陸遜見駕，主公千歲。

孫　權：平身。

陸　遜：千千歲。宣臣上殿，有何國事議論？

孫　權：適才闞澤奏道，卿有孫武之才，孤命你總督軍馬，抵擋劉備，料無推辭了。

陸　遜：啓稟主公：江東文武，皆是主公故舊之臣，尙且無人受此重任；爲臣年幼，恐誤國家大事，望主公另選賢能。

孫　權：孤已知卿頗有韜略，闞澤又以全家力保，卿家不必推辭了。

陸　遜：惟恐文武不服。

孫　權：不妨，孤拜卿爲大都督，進封婁侯，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荊楚諸路軍馬，賜你上方寶劍，倘有不遵者，先斬後奏。

陸　遜：謝主龍恩。

衆　：請駕還宮。

孫　權：退班。

（四太監引孫權下）

闞澤
張昭
諸葛瑾：恭喜元帥，賀喜元帥。

陸遜：皆賴列公提拔。

闞澤
張昭
諸葛瑾：此番兵至猇亭，必然是大獲全勝。

陸遜：全仗主公洪福。正是：要學樂毅伐齊國，

闞澤
張昭
諸葛瑾：指日功成奏凱歌。

（衆同下）

第五場

（四軍士、韓當、周泰同上）

韓當：（念）眼看江東無解救，

周泰：（念）六郡各州一旦休。

（報子上）

報子：報。主公命陸遜掛帥，大兵已到，特來報知。

韓　當：再探。

報　子：啊。（下）

韓　當：將軍，想那陸遜乃一年幼書生，怎能當此重任？

周　泰：看他用兵如何，再做道理。

韓　當：來。

軍　士：有。

韓　當：擺隊相迎。

〔衆同下〕

第六場

〔吹打，四軍士引陸遜上。四軍士、韓當、周泰迎上。迎接陸遜，陸遜等下〕

韓當
周泰：（兩望、嘆氣）嘿……

〔衆同下〕

第七場

〔八軍士、韓當、周泰引陸遜上〕

韓當
周泰：元帥駕到，未曾遠迎，望乞恕罪。

陸遜：豈敢，本帥乃一介書生，蒙主重託，受此重任，還望二位將軍協助。

韓當：請問元帥，此番出兵，是先滅劉備，還是先救孫桓？

陸遜：自然是先滅劉備，後救孫桓。

周泰：若是先滅劉備，那孫桓豈不困死？

陸遜：本帥自有用兵之策，二位將軍不必多慮。掩門。

〔衆軍士引陸遜下〕

韓當：將軍，主公命此人掛帥，焉能成功；看來東吳休矣！

周泰：且自由他。

韓當：正是：既在矮簷下，

周泰：怎敢不低頭！

韓當
周泰：（同嘆氣）嘿！（同下）

第八場

〔四軍士、關興、張苞、張南引劉備上〕

劉備：（念）起居夢寐恨吳寇，不報寃仇誓不休。

〔馬良上〕

馬良：啓稟主公：東吳已拜陸遜爲帥了。

劉備：啊？那陸遜是甚等樣人？

馬良：乃九江都尉陸駿之子。

劉備：嘍，黃口孺子，何足道哉！

馬良：此人雖然年幼，頗有謀略；前者襲取荆州，實乃此人詭計，主公不可不防。

劉備：哦，害孤二弟就是這孺子的詭計？待孤興兵會他！

馬良：且慢，如今天氣炎熱，兵屯於赤火之中，又恐汲水不便，三軍多生疾病。主公不可進兵。

劉　備：不妨，就將人馬，移至茂林深處，紮下七百里連營大寨。待等夏末秋初，再與那賊決一死戰。

馬　良：主公若要移營，何不畫成圖本，問過丞相？

劉　備：嘍，孤用兵老矣，些須小事，何必又問丞相啊！

馬　良：自古道：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主公思之。

劉　備：如此，就命你將山勢營盤，畫成圖本，送與丞相觀看；倘有不妥，即速回來，再爲定奪。

馬　良：領旨。（下）

劉　備：關興、張苞。

關興張苞：在。

劉　備：就此擇日移營者。

關興張苞：啊！

〔衆同下〕

第九場

〔四軍士引陸遜上〕

陸　遜：（唱西皮搖板）

到此間未出戰將士不解，

哪知我等時機再做安排。

適才探馬報道，劉備移營茂林深處，爲此親出大營，觀看動靜。——左右。

四軍士：有。

陸　遜：帶馬山頂去者！

四軍士：啊。

陸　遜：（唱搖板）

探馬報劉玄德移營下寨，

上山頂看虛實再把兵排。

〔陸遜上高台。八蜀兵、沙摩柯夫婦、張南、關興、張苞引劉備上，移營，過場下〕

陸　遜：（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唱搖板）

他紮下七百里連營大寨——

〔陸遜下高台。韓當、周泰等衆將分上〕

陸　遜：（接唱）天助我成功勞喜笑顏開。

韓當、周泰聽令。

韓　當
周　泰：在。

陸　遜：命你二人帶兵五千，埋伏山前，聽我吩咐！

〔『風入松』牌子頭段〕

韓　當
周　泰：得令。（同下）

陸　遜：丁奉、徐盛聽令。

丁　奉
徐　盛：在。

陸　遜：命你二人帶兵五千，埋伏山後，聽我令下！

〔『風入松』二段〕

丁奉
徐盛：得令。（同下）

陸　遜：凌統、朱然、蔣欽、淳于丹聽令。

凌統等：在。

陸　遜：命你等各帶硫黃、燄硝，順風放火，不得有誤！

（『風入松』三段）

凌統等：得令。（同下）

陸　遜：衆將官！

衆軍士：啊。

陸　遜：隨本帥殺奔蜀營去者！

（牌子。衆軍士、陸遜同下）

第十場

（二琴童引諸葛亮上）

諸葛亮：（唱西皮原板）

嘆主公一心想報仇雪恨，
伐東吳捨北魏有失權衡；
臨行前我也曾勸阻王命，
怎奈他心急躁執意不聽。
初出兵雖然是連日得勝，
却教我也難免晝夜担心。

（馬良上）

馬　良：參見丞相。

諸葛亮：將軍到此何事？

馬　良：只因孫權拜陸遜爲帥，主公移營紮寨，命我畫成圖本，丞相請看。

諸葛亮：待我看來。（牌子）哎呀，是何人教主公如此紮營，此人當斬。

馬　良：此乃主公自爲，非衆將之意也。

諸葛亮：包原隰險阻而結營，乃兵家之大忌，這連營七百里，焉能拒敵！倘被吳兵用火攻之計，如何解救？唉，只恐七十五萬兵將，俱喪烈火之中矣！

馬　良：待末將回去，奏明主公，速速移改。
諸葛亮：只恐去已無及矣。
馬　良：倘若兵敗，如何是好？
諸葛亮：倘若我軍有失，須退往白帝城。我在魚腹浦已埋伏十萬雄兵，料那陸遜必不敢追也。
馬　良：末將往來數次，並不見一兵一將，丞相何故戲言？
諸葛亮：不必多問，後來必見。這有本章一道，速投御營去罷！
馬　良：得令。（下）
諸葛亮：唉，吾主錯矣！
（唱搖板）
大不該靠山林連營結陣，
怕的是小陸遜火攻我軍；
我這裏派趙雲也恐難救應，
幸留下八陣圖可退吳兵。

〔二琴童、諸葛亮同下〕

第十一場

〔關興、張苞、沙摩柯夫婦、張南引劉備上〕

劉　備：（念）月當空烏鴉亂叫，帥字旗迎風飄搖。

〔報子上〕

報　子：報！東吳的人馬陸續而來。

劉　備：再探！

報　子：啊。（下）

劉　備：沙摩柯聽令。

沙摩柯：在。

劉　備：命你夫婦帶領本部人馬，前去打探，不得有誤！

沙摩柯：得令。（下）

〔沙摩柯夫婦同下〕

劉　備：（尋思）東吳人馬陸續而來，其中定有緣故……

報　子：（上）報，前營失火！

劉　備：再探！

報　子：啊。（下）

劉　備：關與前去救火！

關　與：得令。（下）

劉　備：唉，前營失火，乃是三軍自不小心！

報　子：（上）報，後營失火！

劉　備：再探！

報　子：啊。（下）

劉　備：張苞急救！

張　苞：得令。（下）

劉　備：（心驚，尋思）前後營同時失火，我軍之大不幸也！

報　子：（上）報，滿營火起！

劉　備：再……再探。

報　子：啊。（下）

劉　備：不、不、不好了！

（念『撲燈蛾』）

看看看，風助火威狂，

火趁猛風揚，

滿天飛烈燄，

遍地閃金光——

叫張南，帶絲繮，帶絲繮！

〔掃頭。張南帶馬，劉備上馬。吳兵將上，張南迎敵，劉備下。張南敗下，吳兵將追下〕

第十二場

〔四蜀軍、沙摩柯夫婦上。四吳軍、韓當、周泰上。起打。沙等敗下，韓等追下〕

第十三場

〔劉備上，撲火，下〕

第十四場

〔四蜀軍、沙摩柯夫婦上。四吳軍、韓當、周泰、丁奉、徐盛上。起打。沙等敗下，韓等追下〕

第十五場

〔劉備上，撲火，下〕

第十六場

〔沙摩柯夫婦上。韓當、周泰、丁奉、徐盛、凌統、朱然等上。起打。沙摩柯夫婦陣亡，韓等追下〕

第十七場

〔劉備上，撲火，倒地。關興、張苞上，救劉備上馬，同下。吳兵將上，過場，追下〕

第十八場

〔馬童、纛旗手引趙雲上；關興、張苞攙劉備上〕

趙　雲：參見主公。

劉　備：四弟，殺呀！

〔關興、張苞攙劉備下，吳所有兵將皆上，與趙雲起打。吳兵將敗下，趙雲追下〕

第十九場

〔關興、張苞攙劉備上。馬童、纛旗手引趙雲上〕

趙　雲：臣，救駕來遲，主公恕罪。

劉　備：（驚醒）哎呀，四弟呀！你若來遲一步，孤命休矣！

趙　雲：主公受驚，雲之罪也。

劉　備：前面甚麽所在？

趙　雲：白帝城。

劉　備：唉，兵撤白帝城！

〔衆同下〕

——劇　終——

定價 三角三分